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江長鐀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二

天子之孝

薄稅斂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文帝二年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賜農民今年半租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税之半

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

臣按漢初除秦之苛㬥田租十五而稅一所以量度禄用者似乎量出為入不合古意然其要在於省約則其作法於涼貽謀之善中間雖廢而惠帝仁弱高后女主擅國猶能復之也文帝二年春耕藉其秋賜民田租之半至十二年用鼂錯之言賜

農民半租明年遂除之自是不税民田者十有三年至於景二年而始令民再出田租然猶三十而税一也胡寅以為漢至文帝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食者寡又多邊患歲致金繒天子嘗自將出擊復有河決築塞之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何以足用蓋文帝恭儉惜百金之費自宫閫至國都咸莫有奢侈之習如之何不富臣亦以為景帝惟不改文帝之恭儉是以即位之後亦

有吳楚七國之變用師征伐而能比十二年之詔賜民歲半租並稱極盛之時也

昭帝始元二年除今年田租

尹起莘曰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昭初年問民疾苦今又除民田租凡此皆當時善政有補於民者也

臣按自漢興以來惟文十三年及是年除田租蓋僅有之事而是時在武帝多事之後尤為當厄之

施異舊之恩此霍光之輔昭帝所以收拾人心而延長國祚者也

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臣按賦口算也當時田租未有出錢如今之折色者惟口算乃出錢是年令得以菽粟當錢物亦賈誼晁錯重積貯之遺意獨於三輔太常者近也遠則更以運致煩百姓矣夫一口之算止於一百二十文然穀賤之時亦非升斗可辦茍徵賦急則菽

粟之值愈賤矣收其羨粟既可以實近畿之地亦所以貴穀重農此政之善經也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

宣帝五鳳三年二月減天下口錢

甘露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算三十

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

臣按口賦算錢即周之九賦亦即所謂里之布也

在平民則據鄉大夫所登夫家衆寡之數既授之田始有賦也其山澤幣餘以抑末作而特增其賦鄭注所謂漢法賈人倍算者也魯哀公以口率出泉未足復計田而賦則是農夫倍算而商賈幸免也後世取民之制因革不常大約楊炎兩稅之後即口賦亦併在其中則商賈末作與閭巷窮民俱邀寛大是口賦去而田賦存矣文景務在勸農重穀故租田可除而口算不減至於昭宣之世民知

務本矣減算之意正一張一弛歟在元平之所減者其三乃武帝所增五鳳不言減數而甘露言減三十則是一算止九十文矣迨成帝建始二年復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則是一算止五十文也然則口賦一事律之自重而之輕者也

光武建武六年冬十二月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

如舊制

臣按王莽之末天下旱蝗粟斛至黄金一斤東京再造一二年間野穀旅生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而田畆益廣其明年遂有是詔夫什一而稅先王之制也而漢文帝盡除之至景帝始復三十稅一讀此詔則相沿為定例矣武帝之巧立名色朘剥其民而田租未嘗徵也光武用兵平暴亂累歲師旅而止於什一天下甫定不數年

而復舊制此雖天祚有德豐年降康原其所以然者軍士屯田糧儲羨積見於詔旨孰謂屯田為迂闊之計哉

唐高祖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

武德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

隨土地所宜綾絹絁絲經泉緯曰絁音始移反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灾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代宗廣德二年稅天下青苗錢

臣按青苗錢者每畝十五文以國用急不及待西成之候苗方青則徵之也又有所謂地頭錢者每畝二十五文大歷五年五月詔自今以後宜一切

以青苗為名每畝減五文徵三十五文隨徵夏稅時據數徵納此一項實代宗作俑開後世預徵撮借之弊政為之者其說不美書之者其失自見其後楊炎之定兩稅量出為入古制大壞然曰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則青苗錢在所釐革矣後世若確守六月十一月之限與兩稅外輒率一錢以枉法論之條民間自可少為休息竊恐有司奉行漸失其故屢當事變權宜設法無青苗之

名而不能掩青苗之實爾此又仍宜追咎於作俑之代宗而定兩稅者不任其咎也

德宗建中元年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

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
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
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斃率皆逃徙為浮
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
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
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
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
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

其言因敕令行之

臣按阡陌開而井田廢兩稅行而租庸調之法亡論者或以楊炎甚于商鞅則過矣唐之口分世業遠祖董仲舒之遺議近踵晉魏齊周隋之陳迹少為潤色變通然所以行之不久而法遂弊者古者比閭族黨積一而五則有長矣非三年大比則不得而從也自此之彼從而受之皆為地著百里數十里即謂他鄉異國非旌節不行安得而有所謂

逃亡之民浮客之戸哉說者謂三晉地狹民貧故商鞅開阡陌令民自占所以誘致三晉之民而傾奪之固也既已罷侯置守天下一家則安能節節而封域之使出鄉無導遂內之圜土哉天下之田或在官或在民又不得而不聽其賣買則亦安能寸寸而疆理之使地與民必無參錯哉宜乎宇文融之括隱戸收羨田為歛怨之術也然非隱戸必不可括羨田必不可収也但以急於用度而迫脇州

縣則有貌閱之煩虛張之數耳融之後繼之以王鉷天寶之後承之以至德古法大壞口丁田畝至於不可簡稽於是乎楊炎兩稅之法興焉蓋亦勇於革弊務為一切簡徑易明所失者於諸額外之征如青苗錢地頭錢之數不關有所釐革悉以併入兩稅之中在當時非不嚴切禁飭於後之人妄有增加也而行之未幾聚斂之臣又巧立名色以掊克於民行之既久而君若相忘其為前此有歸

并之事又從而權宜設法取濟一時而民愈以困

矣此所以不得而不咎炎也

陸贄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建中之初更租庸調法分遣使者搜擿都邑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人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

窳怠竊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其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賦

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討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凋殘

其二請二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

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然則榖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榖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産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

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

臣按法有初變之為甚可惜既變之乃不可復者租庸調是也當陸贄之為相時其行兩稅未甚久也而贄極論其弊稱舊制之善然卒以為望稍行均減以救凋殘而已亦未敢任為租庸調之制必可復也呂祖謙極詆楊炎而馬端臨又以為得救時之策要非篤論也謂有司奉行之過而炎變法而人安之固端臨之偏見謂兩稅之法立古制然

後掃地必寓兵於農賦役方始定者抑又祖謙泥古之說不足以罪炎也炎之罪在量出為入及不除非法之稅不能任土所宜槩計估算緡耳何也古者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什一古之中正輕之不可重之不可今炎乃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明言量出以制入已兆不足則更取之端矣按大歴五年詔并地頭錢一以青苗錢為名每畆徵三十五文

八年每畝率十五文此等額外横征炎未能白去混編兩稅今贄乃言供軍進奉之類皆收拾兩稅之中明是不一而足矣當變法之始自當一概革除縱不能去寧另存款項布告中外以軍興權宜事平一無所取雖未必果去必不致於稅外並存令乃務在簡明不虞後弊致使供軍進奉重復科徵而借商間架陌頭之苛政滋起是亦作法於貪矣古之貢篚各以其方賄九賦之言斂財賄亦以

錢穀及他財物惟民所便耳豈有以一歲之物價
為率而勒令其必出泉為賦哉凡炎之所以變法
者本憂國用之不足而不慮民力之難堪夫亦笑
前人之已拙忘已事之未工者也然而在後世則
更無以易兩稅之法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有卹
除於常賦之中無增加於正額之外比類時價酌
取其中則贄所望於當日者不過如此矣人主誠
能體孔氏節用愛人之言思孟子用一緩二之說

何必言復古哉由授田還田之弊則有豪强兼并由租庸調之弊則有隱丁羡田今者尺寸之地皆民間之自為賣買者也雖有貧弱之人操券而守其業必無有横奪之者也有田則有户有户則有丁户口之數新故相除衆寡正等雖餘夫羡卒或有未登其數然天子既無土地以任之則包涵徧覆令其生息長養於天地之中固不必屑屑焉為料民之舉也故長民者有寛恤其民之心則民之

受福孔多矣毋事動言興革也

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㬥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

臣按兩稅之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蓋蠒絲既登而後可以徵縑稅禾稼既納而後可以收穀租斷未有先事而求非時而供者也贄所

欲更定徵稅限期乃尚以楊炎所定為迫促耳據聶夷中詩所云五月賣新絲十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者乃在唐之末造何嘗於五月十月之前而輸絲穀之稅哉贄乃甚言之以為此乃方興未艾之時云爾若果不待蠶事既畢農功告成而督促其輸之官府則是國家無一年之蓄而民間反有經歲之儲兩稅之謂何而變為預征也此又楊炎之所不為也

貞元三年秋七月以元友直為諸道句勘兩稅錢帛使

四年秋七月罷句檢諸道稅外物

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乃詔已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尹起莘曰作法於涼其獘猶貪此固古今之通患也前書以元友直為諸道校勘兩稅錢帛使初未嘗有

稅外之文考之分注及前史亦皆無之今友直乃校勘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至於民不堪命是豈非姦吏並緣之弊乎夫明使之檢校兩稅而遂及於格外萬一使之督責稅外則其弊又將何如哉德宗寤而罷之直書於冊雖曰幸之蓋亦傷之也

臣按句勘之初本自李泌發策然不過曰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論沒者罪之而已臣猶以為此泌之過也泌若曰兩稅錢帛自法應留州之

外悉輸京師其税外科取一錢並令還給與民必無是弊矣原其所以建策本為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之故是乃利其税外聚斂之資而巧為免罪樂輸之說爾官為句校兩税錢帛使其意實在於税外不在税内也可徵者徵之仍是徵其税外之逋可釋者釋之非是釋其税内之逋也尹氏但責奸吏並緣之弊而臣之說以誅建策者之心雖賢如李泌不得而少貸也

懿宗咸通元年禁州縣稅外科率

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從之

尹起莘曰自德宗好聚斂於是進奉羨餘之弊接踵而興後嗣繼之日增月益掊斂椎剝民不聊生其極至於盜賊蜂起國遂以亡綱目至是始書禁稅外科率事有因褒而見貶者此類是也

臣按尹氏之追咎於徳宗是也自元友直之句校兩稅錢帛而藩鎮州縣之稅外科率不可問矣若曰科率之罪赦不問矣科率之物悉以輸京師毋有匿也是教之以偷也觀此年之書禁則貞元四年之罷終不罷矣朝廷罷之而藩鎮州縣不罷矣所有進奉羡餘詎是從留使留州額内節省明知故縱方且嘉其獻納驅吾赤子而為盜賊者誰使然哉禁之於咸通之元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豈直因褒而見貶哉

僖宗乾符元年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為麪蓄槐葉為虀或更衰羸亦難收拾當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

捶撻雖撤屋伐木傭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芽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為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臣按取民之制從下言之則曰貢曰獻自上言之

則曰藉曰通皆極誠盡愛歡然相奉無所勉強之詞故三代之時君民相親雖疆埸之瓜饁耘之食小民得而進御天子可以攘嘗也譬諸子婦私財同居不內息而已豈有所謂追呼敲撲者哉後世人主深居九重玉食萬方人間顛連疾苦之狀固有不得而盡知也司農以心計為稱職外吏以催科為課最符檄所至必不虛歸捶楚之餘反遭橫索至於撤屋伐木嫁妻賣子固已欲去不可求死

不能矣於胥隷祗供醉飽於府藏無益分毫朝廷赦之而司牧不赦詔令緩之而簿責不緩天下事尚可為哉烏在其為民父母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以孔謙為租庸使

自是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天平節度使

三年閏月詔罷折納紐配法

唐主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

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天下幸甚唐主即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

尹起莘曰黄放詔赦白催吏徵之弊其來久矣此書詔罷折納紐配法其文甚美然竟不能有所施行綱目大書以著其虛文也

四年二月豫借河南夏秋稅

唐主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音宣䘏縮也刻剝也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率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尹起莘曰莊宗亂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既

以朘削失軍心又以掊斂失民心夫平時正稅尚欲捐以予民忍復先期而取強以豫借名之乎況是時人心已離雖盡出内帑痛自改厲尚恐不及矧又以貪吝趣之哉

臣按莊宗之事蓋不足道也然而理亂興亡較然可睹未有循此而不亂亡者也大凡貪者必富富則逾吝當此財用告匱軍民胥怨之時惟有開倉廩以賑貧民出金帛以勵將士或者尚可挽回而

牝雞司晨將多藏厚殖以自封也不知夫天命已去四海之富尚屬他人而區區蓄積將焉用之誠哉亂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也

明宗天成二年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胡氏曰明宗不事華侈故除省耗絶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矣尹起莘曰蠲免逋負此儉德之效也然逋在三司民何預焉雖不及民而三司將何所取必取之於民矣

故免三司所以免民也

臣按此條尹氏發明最為深切世儒所見者近謂欠在民者可赦已徵在官不得赦三覆斯言知貪墨之吏既已犯侵冒之惡名勢必將移其實禍於民重復科徵也免三司所以免民尤確不可易之論故凡蠲逋税者應在民在官一體赦免庶無黄

放白催之弊

以上薄税斂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三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四

天子之孝

薄稅斂

周顯德三年立二稅起徵限世宗謂侍臣近朝徵斂榖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麥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臣按此詔比視兩稅令甲舊文夏輸同以六月秋

輸彼以十一月一則曰不得過則刻期取必始合令甲一則曰起徵則經始勿亟乃稱詔旨此陸贄之所不能得之於君者而世宗行之可謂善矣然又不若輸之遲速俟收成早暮而寛爲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紓民力尤爲通融款曲也

宋太祖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勺銖氂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尺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

成錢

臣按宋主此令最得大體天子富有天下而與民較錙銖此在心計之臣以為積少致多之術而不知吏緣為奸正以是故甚者桀黠欺罔有變易畸零足成整數謂之捲尾者後世若依此令從事于核算之勞簿書之費當省十之六七亦以示薄物細故捐以予民遺秉滯穗不盡其利于會計亦簡捷易知毋所容奸自無有緣分毫合勺銖絫絲忽

之誤遂挂負租之籍也

真宗咸平元年遣使按諸路逋負除天下逋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咸平四年釋逋負官物者二千六百餘人蠲逋負物一百六十餘萬已納而非理者以内府錢還之没者給其家

咸平六年除天下逋租八萬四千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

仁宗天聖元年蠲天下逋負

慶歷三年詔輔臣議蠲減天下賦役

慶歷七年三月詔天下有能言寬恤民力之事者有司驛置以聞五月蠲天下逋負

臣按宋真宗仁宗之世減賦役蠲逋負者不一而足誠以承五代之敝繼之以寬仁累世之德澤涵育生長既庶且富用財有節時捐以予民而無損于經費也此其時葢在漢文景之間乎及熙寧理

財之說興遂多故矣

臣又按蘇軾論舉催積欠之害其畧曰方今民荷寛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于僵仆則幸矣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監司之所廹下為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臣自頴移

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父老皆有
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食
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
在身則人户求死不得臣度每州催欠吏卒不下
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
民間百姓何由安生軾之言絶痛而故明萬歴中
大學士張居正亦請蠲積逋以安民生極言帶征
錢糧之弊其畧曰所謂帶征者將累年拖欠搭配

分數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為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柚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

票四出呼役沓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往往有之其敲扑窮民朘其膏血以實奸貪之囊槖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之皆戴上之仁哉查萬歷七年以前積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御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徵閭閻

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是時居正當國核名實省議論去浮淫之蠹刷痿痺之習一切治辦歸于富强此疏力主蠲逋負破去空文無益之苛征督趣見在之實數名美而利亦収然臣以為此正管商足國之本謀而于古帝王之廓然大度心乎愛民者固未之及也夫寛其巳往之課而嚴責見年之供完納盡數而破分之意亡降處倍加而考成之法密居正自以為行之有

公私積貯頗有贏餘之效而不知民之財力亦竭于此矣葢其始民以積欠之蠲除而得少甦可以其貲盡供本年之課不久而力盡則欠自如故也夫積欠之由皆緣課重縱令歲蠲之而明年復欠明年既欠則帶徵如前壓積之多可勝既乎宋初破分良法葢亦深捻稅之既重而又以極重不可返故不欲明有所虧減而特寄寛恤于不十分登足之中以少留不盡于民猶近古者所謂緩與弛

之遺意若必欲取盈固必不得之數也然而有司迫于考成之法其欲最也則鞭撻以逞其懼殿也則揑報稱完重以司農之支撥監司之督促那移破冒百弊叢生展轉數年至於必不可掩覆則仍歸一欠必不可窮詰則仍歸一蠲是于國計毫無裨益而民間之科費與有司之降革不知幾矣有國家者誠欲恤民之財力必也斂從其薄而後可如其不然則寛考成之法寓破分之意民其庶幾乎

哲宗初即位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司馬光上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績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況聚斂之臣于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强散

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剥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于非業之作保馬則困于無益之費不可不念者

臣按書言率乃祖攸行詩人頌成王能貽明前人之烈夫子亦曰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宋哲宗時司馬光居政府剗除新法畧盡或謂光曰熈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于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其後紹聖繼

述之論果不出或人所料光此疏正言新法之弊如或者之意將新君即位于熈豐之臣與政一無所改謂之率祖父昭明前烈乎夫子之稱莊子正恐舊德在朝前規未替官家另用一番人便欲更張庶事耳豈幹蠱承考之謂哉且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天子之孝也天下共苦新法之臣而怨惡之久矣猶且因循不變斯則陷父于不義者耳安得謂之繼述哉

高宗紹興十八年秋七月寬諸郡雜稅

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

俟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于是蠲廬光二州上貢

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

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

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塲務稅錢

臣按高宗此舉誠屬寛政但上下之間本同一體

有所蠲貸出乎誼之不容已固無暇用心于後此

之得與失也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當其予之
豈復計及于取之也哉家給人足稅斂易辦理勢
自然如此特不必預為之計較耳一生計較則是
處心積慮存乎取而非父母斯民之道也
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進封事曰今版曹經費闕乏日
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
分登足為限以為不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
之法以誘脅之于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

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尚未論也

臣按法有至便于民而畢之無甚高論者破分之與緩稅限也古者公田百畝而以二十畝為民廬舍井竈葱韭皆于是乎取焉則是以十分為率田租止收其八分也正卒之外為羨卒為餘夫未嘗盡發也必四酺之歲乃三日未嘗竭作也則是軍賦力征亦恒十用其七八也今者租庸調率科其

全以為兩稅矣古之地有一易再易不易者今則概不易矣所以責于地力者古常不盡而今盡也又況防𣺌之廢壞乎古者春秋補助不責償于民為藉其力故非水旱之歲也今也不足不給能盡行補助乎惟有破分之法猶可以恤民之財力而寛吏之考成至于稅限之不可不緩者必夏稅六月起徵秋糧十一月起徵而後可以謂之行兩稅也臣于陸贄疏周世宗詔已述其概矣更有可議

者各處節候早晚不同且有全不藉桑麻者陸田之入重于夏麥水田之入重于秋禾其間復須等差分别至于起徵之後陸續輸納要以新陳相代為候不過于内斜取辦一歲之經費而萬世之良法可成或謂如此則與蠲天下一歲之田租何異殊不其然蠲則非常之惠他時不可以為繼緩則經久之筭後世可遵守也信能行此二者則雖堯舜禹湯文武復起亦必以兩税取民矣

元太宗世祖至元八年改國號曰元太宗即稱元者追叙之也八年初括中原民户定賦稅初蒙古惟事進取所降之户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户口以大臣歡托和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户耶律楚材不可楚材曰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以丁為户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太宗從楚材之議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户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

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巳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

臣按楚材之言合于古人所謂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之何者也今觀其所定田賦上中下之差于水田之額為特重也猶不過畝五升較之後世可謂極輕矣

成宗大德九年定歲課三十取一

臣按元成宗即位多善政此年以前弛江西銀冶課領禁侵擾農桑者禁諸王駙馬奪民田仍禁民間以公私田土呈獻及受其獻者此年以後省民出公田租皆有恤民之心而三十取一乃古來史册所不數見者臣故獨表而出之

以上薄稅斂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四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五

天子之孝

薄税斂

户口附

周禮秋官司寇司民官名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辯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歳登下其死生

鄭康成註曰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戸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星名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三治

鄭康成註曰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宗廟之藏者贊佐也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

賈公彦疏曰司寇於孟冬祭祀司民星之日獻其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者重此民數民為邦本故也内史掌八柄司會掌天下大計冢宰貳王治事皆掌大事故皆寫一通副貳民數藏之所以賛助王之治也主民之吏即六鄉六遂大夫公邑大夫采地之主皆是也

臣按小司徒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

以比為名要謂其簿也然則聖人之意盖謂天下猶一家也天子之尊亦天之宗子也夫然後王之與衆庶兆民聯合順聚如共鄰比不待數計而周知故郊内則比閭族黨州鄉郊外則鄰里酇鄙縣遂其夫家之衆寡四時稽校而登之其於受田還田軍旅田役追胥貢賦所以致民財用民力者必無有遺漏之弊偏重之累矣而於司寇之屬特設司民一官然後知聖王愛民之心天地父母之心

也由後世之法所謂丁口老小但主於賦之而已

役之而已由先王之法則所謂六尺以上七尺以

上者將以養之教之也天下固有避賦役而為隱丁

逃戶者矣未聞有避教養而為隱丁逃戶者也乃先

王設司民之官又不止於此也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君體元者也生生者天

地之大德也然而歲行之有凶札天地猶憾兵刑

之慘貪墨之殘人主所憂自生齒以上皆書而又

以去其死者由其生者之衆則知其陰陽和而休
理平也由其死者之衆則知其不免於饑饉夭札
與夫斷肢體而傷肌膚也此參天地贊化育之義
也且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父母之心孰不欲其子
孫之衆多者予大君宗子民吾同胞上祀軒轅拜登
天府亦猶緜緜瓜瓞詵詵螽羽果旨賦其和平椒聊
喻其蕃衍此則室家祚裔之義也古者有分土無
分民無罪而欲去其鄉者當以節導之行蓋不得

而禁也又因以民之多少黜陟主民之吏矣先王之登民數仁人事天孝子事親之心也以教養之爲已後矣豈直爲賦役哉

國語周語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無父曰孤）終（死也）司商協名姓（賜族受姓）司徒協旅（師旅之衆）司寇協姦（姦民死刑之數）牧協職（掌牧養犧牲合物色之數）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場協入（掌場委積之珍物斂而藏之）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

來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于農隙耨獲亦於藉獮息淺切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於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

臣按古今户口之數雜見傳記蓋成周極盛之時與唐虞略相當也宋蘇軾以為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臣以為非直貧富也其國之廢興可

知矣有邰家室周人之始其後失官竄徙蓋雖一旅之衆不可得矣而公劉遷豳其丁夫適滿三單之數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必有餘夫及婦女老弱詩人歌之曰止基乃理爰衆爰有鄭箋以爲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及古公遷岐而漆沮之衆歸之如市契龜周原百堵同時皆作立冢土而用大衆蓋棄土地得人民所以肇基王迹也至於大王而四方之衆來就有德地險人多其

灉翳之地競刋除之以為居武王卒其功伐故作邑於豊則四方攸同徙都於鎬則無思不服葢先公先王之所生聚長育之者久矣周公之輔成王恒舉祖宗之事及商家百億之子孫以為法戒成王故能常念孝思保愛其民漸摩之以仁義涵濡之以禮樂其戶口之盛雖十七王之所致而持盈守成之美歸於成焉宣王承厲王之亂能勞來還定安集其人民故斯干之詩于其安寢即祝其夢

熊羆蛇虺為生男女之祥而民間亦以旐旟聚衆徵男女衆多之象宜乎知重民數而固邦本亡何而有我行其野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者民之離散豈待姜氏之役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哉其賢臣仲山甫尚在料民之舉雖諫之而不從計此時周官之法度廢弛司民之版其死生不可問而鄉遂之吏其衆寡不可稽矣然則自始基而層累之至於極盛其難如此以宣之初政而弗克有終其凋耗如彼戶口

之聚散不常豈不可畏哉以臣觀後世之戶口未有不料其民者也隋文帝之大索貌閱則其丁口之蕃息以其道得之乎宇文融之括籍外逃戶多張虛數果能增數百萬緡錢乎當口筭之或輕則吏以偽增邀賞避征徭之太重則民以隱漏偷安即大料之豈能周知其數哉昔孔子式負版者大學傳有德此有人誠重之必思所以聚之則雖不料其多少而天地之間熙熙皥皥耕鑿飲食之民

誰非吾之赤子哉夫當其盛則有持盈守成之戒際其衰則有勞來安集之方則唐虞成康之世未嘗不可復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詔除兩浙福建荆南廣南舊輸身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

臣按身丁錢即古之里布亦謂之九賦今之丁銀是也古者山澤幣餘之賦特重於平民而漢制則賈人倍筭其于閭民則又特以是困苦之驅之使

為農矣為此者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懸而待其耕桑而其人故為閑游末作此亦不得不重為之禁矣今之民皆自謀其居自擇其業則其為商賈百工伎藝與閑民之為人轉移職事者亦貿遷通易有無相濟之道也其於關征鹽筴皆非古之制矣固不必以口賦抑之也至於平民又豈可以是重困之哉方租庸調之時有田則有租有丁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既并入兩稅之中而安得復輸身丁

哉所謂丁口之賦乃五代時之横征而真宗除之

當時三司使丁謂猶恐有司經費不給執不可真

宗曰國家所務正為澤及下民但敦本抑末節用

度自然當足竟除之先是徐知誥嘗從宋齊丘之

言蠲丁口錢矣偽朝之令所及者少至是吳楚閩

粤皆沾寛大之澤矣據文獻通考所載朝野雜記

宋朝丁錢本末則浙路身丁錢至開禧元年降御

筆始永與除免則不知何時嘗復征之豈亦有祖

丁謂之故說而聳動人主者歟此聚斂之小人所為病民而害國也

以上薄稅斂戶口附

職役附

周禮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註曰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鄭康成註曰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正師胥皆長也正之言政也師之言師也

胥有才知之稱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

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鄭康成註曰縣鄙鄰里鄰遂之屬別也

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鄭康成註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托也賙者謂祀物不備相給

足也

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鄭康成註曰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

臣按職役之制為民病久矣考之於經若似乎不

可以已者何哉曰是在先王之世皆官也論其德行道藝大者所管之人衆小者所管之人寡出使長之入使治之以至庶人在官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受其禄斯盡其職矣後世之禄既不能下逮比鄰之長而其督責窘辱之狀大異於古焉由後世之制官俸役食日削月減百里之宰不能得古之上農夫百畝之所獲而謂更當制禄以食比鄰之長則必不能而遂廢之則可乎先王以是興教化美

風俗非是則無以相親相恤天下之大亦將渙散而不可收拾齊管仲小變其說而為内政軍令秦商鞅大反其意而為連坐告姦則胥失之矣漢于亭長三老嗇夫游徼之外特置孝弟力田之官稍為近古然其秩尊而於民未親也至於里正衙前之法主典府庫輦運百物則誠厲民而以自養而差役僱役義役之論紛紛矣雖百變其法猶不得當也雖嚴飭治民之吏賢者少不賢者多未見其

不以擾民也明季之弊不遠葢可覩矣惟有晝舉主典府庫輂運百物之類歸之官吏而但屬以教化風俗飲射讀法之事庶幾相親愛之中即有相糾察之道不必告奸而奸無所容不煩徼巡而盜無所伏其鄉約里正以至保甲長宜皆以紳士為之但有教勸之責而無供役之困為賤為貴自分而合天下之勢如千條萬派歸于一原千枝萬葉統于一本然則顯比之吉大有之衆同人之親其

始于比鄰也夫抑六鄉六遂家數同田制亦同所以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者無不同也惟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無萊詩田卒汙萊注髙者萊下者汙是萊為休不耕者也六遂上地有萊是其稍異也于六鄉之民則重言禮事敎治于六遂之民則專言稼器女功正以彼此相如互見其義鄭氏以為六鄉之教其要為民其實六遂之教其要亦為民也葢取有才智之人而師帥表正主宰其事所

以百姓親五品遜其人皆分領司徒之教職者耳至於師田行役之事即所謂庸調之征自兩稅之役已徵其稅也而又使之主典府庫輦運百物則是以庸調之役重科於職役矣非立法之初旨也載考周之九賦即里之布即布縷之征若漢之筭錢要之為後世之丁錢也故廬陵李如圭以為以此區域之征備馬牛車輦之屬臨事而授之民則百姓但任其勞而不任其費任其勞者于一甸之

中而調七十五人為士徒也既征其調則并不當任其勞矣至於國家營造用物則歸之職幣㫖取鄉遂之賦貢則有閭師旅師徵貢則入於大府斂穀則入於倉人亦未嘗使鄉遂之屬主典府庫也又遣人以供餽遺委人以供芻薪其平治城郭宮室溝渠道路則以近民役多而特輕其稅凡後世所謂差役者皆上古之所無則安得泛然援據經文而責民以趨事勸功之義也

漢章帝元和二年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年尊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臣按漢時鄉亭之制皆仍秦舊高帝馬上得天下不事書詩而置三老以主教化高后女主而置孝弟力田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盖去古未遠先王之餘澤遺風猶可彷彿也讀章帝元和二年詔書知當時之為鄉官者有金帛爵級之榮而無誅求

追取之累矣

宋朝凡衆役多以廂軍給之罕調丁男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府界段惟幾發中牟縣夫修馬監倉犀牧制置使以廐卒代焉因下詔禁之真宗天禧元年又詔治河勿調丁夫以役充

臣按此即古之公旬三日者也有丁則有庸宜其平治城郭宮室溝渠道涂之役矣然所謂庸者變三日為二十日歲閏又加二日以四𤰝之歲論之

猶七倍于古也不役則計其日為絹三尺古之所無也古者歲不過三日則有不必三日者也不役則已矣而令其出絹三尺其細已甚矣租庸調并為兩稅則歲無豐儉率科其二十日之庸錢也而又收其身丁錢矣豈可復以之充修倉治河之役乎禁之誠是也

馬端臨曰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僱役僱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

若役如故故轉而為義役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為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已竊嘗論之古人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然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者皆此役也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

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曰鄰長皆中士也曰族師曰鄙師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周時鄰里鄉黨之士皆以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

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廵禁盜賊皆有禄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常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匹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匹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宛王尊為郡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純宜仇香之徒為顯宦有聲名然其畝為材望亦皆

見於為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
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
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
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隋時蘇
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為
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令令鄉正
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詔集議而多是德林遂廢
不置然則隋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關於理亂之故

而其所以廢之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知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知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之舉自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汙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

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差後世以其困苦界賤同於徭役而稱之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安石謂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於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

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為比也上之人賤其職故吡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奸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望於後世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僱二法為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為者貴重破家耳蘇轍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

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慴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僱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自任僱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僱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熈豐間言其

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息之時而僱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户而僱役則户户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錢僱役為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僱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寛剩錢可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僱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

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囷倒廩不足陪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僱役之法豈復可行僱役之金豈復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熈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為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為吏者以狐兎視其民睥睨朵頤惟恐墮穽之不早為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為殃上下狙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户役之貧富為宦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

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士大夫飭廉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厲力行好事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鋤奸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靡泛之支備以養其事力賦斂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

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心腹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役之念則按籍呂而役之可矣奚必曰僱曰義之紛紛哉不然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者反藉以為厲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說矣

臣按宋初之制衙前以主管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承平既久而里正衙前主運官物

陪償折耗往往傾家於是罷里正衙前而以五則法差鄉户衙前以户長代里正督租賦從韓琦韓絳蔡襄等之議也然罷里正衙前而差鄉户衙前不過番休遞役少紓向日之里正而鄉户之貲高者人人有里正衙前之害也以户長而代里正督租則户長皆為里正也未見變法之善也其後差役之弊戕賊農民尤甚神宗因閱内藏庫奏有衙前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重傷

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於是免役助役出錢僱募之法興焉此於舊制視為少便矣乃更於中給胥吏之祿而有寛剩錢之名則其不能制節謹度而輕用其民甚矣時人多言其不利者而王安石既力任行之吕惠卿復獻手實之議其法使人户自占家業輸錢助役有隱落者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大率如漢武之筭緡告緡矣元祐改元司馬光欲罷一切免役錢而行熙寧以前舊法

蘇軾兄弟范純仁等皆以為不當罷軾至爭於政事堂而光執益堅凡諸新法悉屬剗除而免役之法與焉光於英宗時固常有募人充衙前之論而此力持不可者激於新法之苛刻而惟恐去之不速也紹聖初政尋復悉如元豐條約其後役錢之在官者竟供他用而僱役之值或給或否則又大失立法之初意矣建炎南渡更立差役之法則有保正副之名其始定條例但主一都盜賊烟火之

事不承引帖催二税而以戸長催納其後州縣違法驅督保正之費至於數百千而士民醵錢給賞名為義役此有心者所深長太息而無如之何也臣觀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論職役始末詳哉其言之矣其亦自謂端本澄源矣然而尚有可商者差役之不如僱役則言之僱役之不如義役則未之及也臣竊觀朱子提舉浙東常平所論山陰縣義役法云臣昨見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人戸

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户長各有畒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户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吏不别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户既有義田可收自然樂於充應臣今以此參校明季排年之利弊大率正身不願充役者僱人自代其僱錢多少任其私下商量若所僱逃亡即勒正身别僱陪塡此即司馬光之說而臣親見代役之人無事則受其僱直有事仍推正身料理甚有破冒官物而潛逃者惟有

義設役田處所則正身亦可支吾或於十排之中衆舉一諳練世務者常年收租承應大故不致差錯此可以知傕不如義之說也然而臣又有所不足于端臨之說者端臨所論職役非身丁之役固爲有見但督促賦稅古之職役所無而主運官物則何異古之出車輦給傜役乎當時自以身丁之役待職役而蘇氏兩稅如故復取庸錢之說未爲訣也謂熈寧間募人應役之外人以其餘充典吏

俸給乃是所徵催役之錢重所以有不便於人端臨反謂當時充役之費輕則非也臣以為差役一事有直截了當便於民之法夫百姓親五品遞相受相糾此職役之事也令士大夫之居於鄉者為之可也輦運官物主典府庫非職役之事責之官吏可也至於復除者周禮所謂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皆舍及王制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皆謂舍其繇役也今

既編入兩稅之中則就中優免此一項有差正合古意所貴於縣官者少而所以培養士大夫之體以厲其廉隅者為已多也臣故因馬氏借復除以要市於民之說而并及之

以上薄稅斂職役附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七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江長瑄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六

天子之孝

備凶荒

臣按歲之有饑穰天行也凡厥庶民用天道矣而不免於水旱疾疫雖欲養其父母不可得也王者則天之明因而為之補救亦所以博愛也其備之也宜豫述備凶荒

詩王風中谷有蓷篇名其一章曰中谷有蓷今益母草也暵其乾矣蓷性宜濕今遇旱暵有女仳離別也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謝枋得曰凶年饑饉上而王朝有司徒之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懋遷化居以賑民必無夫婦相薄室家相棄之事

臣按饑穰天行堯湯被之矣惟聖王之世蓄積足恃振業有方故民不致於轉徙周之盛時荒政乃

大司徒之所自領也迨乎厲王之亂人民流散宣之初政僅乃勞來安集其末年遂有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者幽平相繼王室泰離然則周之棄其民也非一世矣中谷有蓷之詩至於室家相棄啜泣無及而猶以遇人之艱難為詞先儒以為怨而不怒猶有先王忠厚之遺先王之愛其民而衣食纖悉必為之所必講之素豈非後王之所當遵也哉

禮記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祭於豆間周禮尚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呂大臨曰仁者以天下爲一身者也疾痛疴癢所以感吾惻怛怵惕之心非有智力與乎其間也以天下爲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吾憂故歲凶年穀不登民有饑色國君大夫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玉食大夫士非無田祿仁人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及乎有九年之蓄雖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與之同其憂者無不同其樂也

臣按聖主救災恤民已飢已溺有是心則有是政矣然而有是政又必有是心也夫十二荒政之中惟弛縣去樂在於君身疑於責己之道尚未盡而曲禮此條君大夫士相與畏天憫人皆自貶損不敢盈禮其於行聚民之政則必實有逮下之惠有中心惻怛之愛於民而不徒為文具者也此仁孝

之道周官法度之本也

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而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馬希孟曰預備不虞者古之善政也急者迫而不緩也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猶足以為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其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

之四方矣故曰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

臣按易繫辭傳言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聖人之聚天下之人以溝洫井牧閭比酇鄰乃以歲之不登恐其離散何哉夫公私皆匱道殣相望民轉而之四方以活旦夕變且不測其去也固非法制之所得而禁者惟有使之不忍去不欲去乃為善爾古之所謂九年之蓄蓋通計公私積貯足以支此所謂水旱不能災者也此時之民則不但

土著重遷而其心亦且固結而不解而十二條之政則又臨事設法以振業之聖人之愛民甚矣

周禮地官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賈公彥疏曰穀梁傳云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

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即大饑一也此云荒政亦據大凶年為義按均人云凶札無力征財賦此既據大饑猶薄征者此經雖主大饑兼記一穀二穀不熟之歲故有輕稅也

呂祖謙曰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此兩者荒政之始已藏者散之未輸者薄之荒政之大綱舉矣緩刑謂民迫於饑寒不幸有過

失緩其刑辟以哀矜之弛力者平時用民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弛之以休息民力舍禁謂山虞林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幾謂去關防之譏察使百貨流通商賈求市此是救荒之要術眚禮謂凡禮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殺哀謂凡喪紀之節一皆減省專理會荒政蕃樂謂歲荒民饑當憂民之憂所以閉藏樂器而不作多昏謂凶荒之年殺禮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鬼神謂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

前既說緩刑後又說除盜賊是經權皆舉處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呌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以止亂之萌大抵周禮六官雖分職然其關節脉理皆相應且如散利須考大府天府内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徧考然後可知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賈公彦疏曰邦國者謂天下諸侯邦國也移民通財者此謂兩事移民謂分口往就賤財是米穀也其有留守不得去者則賤處通米與之

鄉師之職以歲時廵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鄭康成註曰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囏阨饑乏也

遺人主施惠之官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

民之囏阨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鄭康成註曰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也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鄉里鄉所居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讀為頒音班分頒賙賜稍食祿廩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

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賈公彥疏曰謂民食國家糧食者此皆謂一月食米

計中歲頒祿人食三鬴不得爲數月古今皆月月給請

故知皆一月米食也六斗四升曰鬴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

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賈公彥疏曰按上遺人注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

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今倉人穀

不足故止彼餘法用也止敘

臣按荒政十二條註疏之説備矣凶荒二字周官於諸職互見義相因而文則别也太宰九式三曰喪荒之式小宰六聯三曰喪荒之聯又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膳夫大荒則不舉此大司徒言荒政言大荒遺人言以待凶荒均人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司關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廩人以治年之凶豐倉人

以待凶而頒之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典瑞鎮圭以徵守徵召守國諸侯以恤凶荒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大司樂大札大荒大烖令弛縣大司馬野荒民散則削之士師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又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掌客凶荒殺禮先後或言凶或言荒或凶荒並言後鄭皆

以年穀不登為解惟大宗伯注荒人物有害也疏以為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無有札是人有害大司馬注荒蕪也疏以為君政惡民適彼樂國故民散而野荒先鄭以凶為凶年荒為荒亂臣今參考其義荒之訓蕪乃是田野不治為年歲不登之本或因水旱之災或政惡民散亦足致之故在司馬九伐之科也其荒禮以荒為目而包凶札者年穀不登之歲物不蕃滋民多疾病陰陽飲食俱失

其宜故也蓋凶札乃承荒蕪而言然則本以田地荒蕪而成凶歲人物皆有害又因是而民有逺志為荒亂也故禮有荒禮政有荒政而以聚之使不離散為急也其十二條一曰散利者臣以為即旅師文散其利者也旅師委積於野如遺人之於鄉里所聚之粟貯待凶年賑恤其民蓋注疏所云從公貸種子食用秋熟還公者亦其平日之事若凶年則必直蠲以予民有散無斂矣二曰薄征者均

人既言凶札不收地稅則不當復有征而又言薄
征者被災容有輕重則雖大祲之年而亦有不至
五穀全無之處故司稼巡觀若今之踏勘災傷矣
傷十二三實除減半鄭亦以古今較計先王之世
就熟處亦須薄其征也三曰緩刑者士師荒辯之
法後鄭謂辯當作貶遭饑荒不明判國事有所貶
損作權時法辯即朝士職慮刑貶之貶彼注謂當
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為民困也正合此處緩刑而

疏末之引及四曰弛力者彼均人注云無力政是恤其勞也既曰恤其勞則民雖有能自食者與留守弗能去者皆弗用其力不當但以移民就穀立義也五曰舍禁者買公虞以為舍去山澤之遮禁使民得取食六曰去幾者幾所以詰奸禁暴非可去者彼司關言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是去征而幾也七曰眚禮八曰殺哀者眚禮謂殺吉禮殺哀謂省凶禮九曰蕃樂者上天哉變可畏下民流散

可矜周語所謂君子將儉良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是以閉藏樂器而不作也十曰多昏者昏姻相依人情之常所以聯其欲渙之勢而緣不能具禮而失嫁娶之時亦愈足以干陰陽之和故須省禮多昏又使壯者戀其室家不得輕去也十一曰索鬼神者索鬼神而饗之正與蜡祭同義但彼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而此又云索而饗之者彼蜡是報此索是祈然所謂求廢祀亦謂古之有功德於人

而載典祀者耳而非徧求淫昏之鬼舍人事而聽命於神也十有二曰除盜賊者臣以為未見有急刑之意振業其民使不為非乃所以除之耳不然凶年饑歲小民無知犯法既麗於盜賊之目矣其可盡殺乎先王除之於未為盜賊之先也豈待其既為盜賊而急刑以除之乎然此但王國之事故又出大荒大札一條通行於諸侯邦國而於十二品中舉其要者其移民通財又在十二品之外正

謂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閒罹等事故以王命臨之鄉師之周其饑乏不必凶荒之歲蓋即遣人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戹者遺人與旅師皆以廩人倉人國用之餘入之委積春頒秋斂遷待凶年其凶年雖無新入而舊藏足以給人又即後世倉法所自始也

春秋大饑 襄公二十四年

胡安國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則發廩以賑

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振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汪克寛曰襄公享國二十有四年當有八年之積是年大水災所及雖廣然未甞壞宗廟毀宫室墮城郭

則倉廩之所儲固無恙也今無一年之蓄而遽至大饑則見其備凶荒之無素矣

臣按克寛所論襄公享國及蓄積之數亦約略言其二十四年之中既無水旱蟲蝝則不必言先君以來倉貯若何止就公即位於此亦當有八年之蓄矣今也賦稅之數不量其入倉廩之内竟無所儲秋書水而冬書饑取陳則既没食新則尚賖有無涯之饑而不知所以云救魯之立國蓋朝不及夕

之道也

孟子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内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亦然察隣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隣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臣按移民移粟即周禮之言移民通財梁惠行先王之荒政而孟子非之者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則所以生全長育之者既失其道且曰庖有

肥肉廐有肥馬奪人之食而食馬與牲仁人所不為也徒以一事近古而矜為盡心意其所盡心者亦以文而不以實也歟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

便之

臣按常平之名如司市平市賈之平蓋增賈而糴賤者使貴減價而糶貴者使賤自然之勢不必於民間之物故高之故抑之也若夫桑弘羊盡籠天下之物貴即賣之而不聞其減賈賤即買之而不聞其增賈是以國家與富商大賈爭利名曰平準實則貨殖故先儒言太史遷平準書貨殖傳相為表裏然則平準之為平與常平之為平也其義利

公私之辨乎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詔郡縣置義倉

臣按義倉始於此然倉以義為名其出粟麥當惟力是視不必官校其貧富差次多少亦應民間自推一人主領隨便出陳易新若事涉官府則收受之際文書稽促出散之時勾考折耗重煩百姓不

久當廢矣夫必教化之盛風俗之成而任恤之行

閭比皆可書也豈曰抑勒之使然而猶謂之義乎

唐太宗謂黄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

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

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

廪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臣按古人三年耕有一年之蓄而以九年為斷限

者天行有水旱如遇人食二鬴之歳即當發倉廪

朒䠞阨不必大荒札也故以九年之蓄為難得盖時和歲豐至於一世已際其極隋之享國日淺而儲積可供五十年以古法計之當一百五十年不過乾旱水溢乃得之在古所無也故九年之外雖聖王亦不敢期矣隋之遽至於是亦可謂後世所難得煬帝恃富而侈多藏厚亡屬有天道使有此儲積力行仁政蠲租賦罷轉輸數年之後人給家足雖有凶年自可食陳亦無事仰哺於上之倉廪

然則太宗其餘何用之言亦未之思也

明皇時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十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臣按唐都長安初江淮漕租至東都輸含嘉倉陸運至陝計兩斛傭千錢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所

亡溺多卑駕歲率幸東都百官六軍就食伺和糴之法行而大倉積粟有餘減漕數十萬石卑駕不復東幸此於常平之法蓋已得半但不能更廣儲蓄儉年穀貴減價而糶則於國計為得而於生民未之及也夫以萬乘之主而慮不在民其後侈心萌而亂形成也宜矣

陸贄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

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

臣按陸贄請以茶稅置義倉是以公錢為百姓蓄糧異於長孫平之說矣夫百姓所見者小于常賦外又特令其出穀麥有差不謂官司為彼區畫經久而以為巧法取之也今茶稅者特賦末業之一為百姓預備凶饑於取之也不為虐於用之也其利溥孰與家至戶到嗔論升斗又當勾校其貧富

之為煩瑣細碎乎然則國家欲置義倉當依倣陸贄之說特於州縣田房雜稅及贖鍰之數撥一項處置一不擾民斯為仁政矣

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

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耶朕適者不忍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

臣按守臣有牧民之責雖其繪狀荒災情形容或已甚呼籲減放稅糧容或過激要皆真能為人主分憂為百姓請命固當朝奏聞而夕報可無俟遣使體訪得實始下蠲租之詔也昔者汲黯之使河內也不憂家人失火而便宜發粟賑河南貧民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彼御史何人哉不為

汲直而以姦訣取容宜絳之欲按致其法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六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七

天子之孝

備凶荒

宋真宗時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為之備于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

修失所以為旱備乎唐韋丹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溉田萬一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頗非其職歟其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致拱手受弊亦天下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

臣按水利廢興責成監司守令可正遣使數十輩之非古諸侯土地闢田野治斯慶賞之所加也賞勸罰惰俾吏皆勉思職事民盡力瀦防而歲不能災固毋庸專官督促矣詔書爾雅深厚仁人之言也

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病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

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足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鬻如舊

臣按官自鬻田戾于古制其名亦復不美韓琦官募人耕收租貯倉之說誠足廣惠矣但當云其租悉留地方給老幼廢疾之外貯待凶年或田多戶少之處協濟鄰境其田永不復鬻乃得之矣仁宗三代後愛民之主詔內藏三司出緡錢百萬助糴天下常平倉矣豈悋此鬻田之直而不肯盡留以

予民者惜乎猶有巿糴之説也

程顥疏曰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横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

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

臣按古之五等之諸侯各守封域故曰天災流行何國蔑有饑穰之處有不同之歲也故魯告糴于齊秦輸粟于晉救災恤鄰之道也然于儲蓄之計為尤急矣後世天下一家五穀流布津梁無阻而儲蓄之計鮮聞是後世一歲之粟僅足以供一歲之食也或水旱之災今于古為數亦不至富室强宗都無餘積也此則天下土不備墾人多游閒之

故較然可知以饒濟乏以惰補勤適當然爾穀賤之鄉藏粟不如藏金之便利于還資而不復遠慮歲凶若其仰給他方朝不及夕者何暇更言積貯乎故欲備荒必先儲粟欲儲粟必先務農使自來穀少之處地利人力皆盡無事遠糴他方則儲蓄之道自廣公私之計交得矣此程氏所以兢兢以古制為說也

曾鞏越州趙公趙抃救菑記云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

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施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録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

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

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廪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于此時早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

公力也蓋災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樂為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

臣按南豐曾鞏所記趙公抃救菑條分縷析如指諸掌大綱則分能自食者與不能自食者兩種之

民能自食者只平糶之法不能自食者官廩給之其間先事為計安詳委悉處分得宜與事後之經紀其疾病死喪皆可為法于後之人此固吏之有志斯民者所當師其已試而講求于平日者也輩又自有救荒議謂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且不過使人能得旦暮之食而就食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不

若總會廩給之月日所費幾何而賜之以錢貸之以粟為得各復其業而不失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于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者相去甚遠

臣竊計被菑之民升斗受食乃自來常行之法即趙抃亦不過男女異日人受二日之食耳未及鞏之審計終始獨見于衆人之表也使議臣計臣果能破拘攣之見一從其議則民間頓得錢粟經營幹辦大要可弗坐食將來保無荒棄從來論賑濟

之法誠莫善于此矣

孝宗乾道四年崇安縣饑值浦城盜發崇安人情大震朱熹請于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賴以生及冬有年民願償粟于官知府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官社倉之法始此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劃畫為七事其一以為救荒之務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其平其三上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衆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石以備

糶濟其五民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户部指定支遣之數且于内庫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即當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雜税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虔者奏劾老病昏愚者汰遣惻怛愛民才力可使者許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數仍依富弼趙抃例通差得替待闕宫廟持服官時暫管幹次復陳二説乞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

等户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户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則第四等户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于天下次言紹興和買均輸之重請革其弊帝深納之

淳熙八年冬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初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視事于西興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内始于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賫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至人

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因上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于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

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税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濫惡不實還者有罰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熹行其所學民被實惠

諸路各行其法

詔捕蝗朱熹上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

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改羅之本詔户部無得催
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税租詔宰臣沙汰
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賢能責以荒政
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
所憂者不止于餓殍而在于盜賊蒙其害者不止于官
吏而上及于國家也復上時宰書其略云朝廷愛民之
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
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

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于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耶

熹延和奏劄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寛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

縣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旱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户進法不為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為蠲放就中下户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臣按朱熹嘗言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天和以致豐穰其次則有儲蓄之計若待臨時理會更

有何策又言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然則檢放之宜早行社倉之宜推廣皆措置目前之事若根本之計善後之宜皆未及也夫古之帝王修六府治三事高燥下濕不違其物土旱潦蓄洩必謹其庸坊屋粟有罰民間有賦王藉后蠶而又親與田畯之官饁耘之婦往來慰勞不足則補不給則助此其生之之道既盡矣而天亦報之以豐年則其所食者必多矣

于是乎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計一歲之獲四分之而以其三制國用常存一分積三年則足以供一歲統計三十年之中公私積貯足支十年矣大約遺人旅師之委積廩人倉人之米穀每年所積省以惜民之鰥阨者即是非別有公庾如洛口回洛之窖藏也至于荒政首散利次薄征則蠲除賑貸誠急矣又并去其力役山澤關市之征也其他所以責已憂人與爲抑損因時消息聯其情勢皆有

感召天和之理而即撫存休養之方也後王之制經費既不能每年留四分之一以備凶荒而力役并征于兩稅山澤關市無不領于大農又不得引凶札無征之例則屯田水利以足兵民之食平糴置倉以為儲積之計平時之策也檢定分數放除稅糧振廪煮糜一切寛典救變之策也然其事之得當則在奉行之吏黄榦云只此制度用之亦在其人蓋非其人則于其平時有生事擾民之憂而

于以應變則有不及事之患夫熙豐之際蓋嘗有意為治而民若新法如畏湯火如社倉之法其初年亦出息二分數年之後乃止收耗米三升耳其所以大異于青苗者隨其土俗之宜立約更許變通從其人情所願官司不得抑勒其為民之意極誠無妄其臨財之際至公無私此其義利之辯固不待言矣然其事體又須與常平相濟蓋大荒札之歲亦合慮其有散無收必藉常平之積以權貴

賤穀價始平而又易于便宜發粟崇安之六百石
原支借常平米斛經始故劄子更不陳說内中有
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一欵是社倉又
即兼帶義倉並不科配貧富務令必然此其所以
必可推行必不騷擾者也古人謂救荒如救焚溺
無可需望正檢放宜早之說也又謂剔髮宜及膚
剪爪宜及體即從實蠲減不愛惜財計之說也至
如檢踏後時裁減分數乃是後世之通弊在有司

既仍遲緩之習而司農且多出納之吝得請蠲放民已轉徙無及于事況可望其事後之推存安養乎然則法雖具求其奉行之吏固已難矣惜乎時之用熹者未盡行其所學者十未究其二三而斯民之被其澤者猶鮮也夫修治府事敦本節用復古帝王之盛舍熹其誰哉

熹浙東奏狀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饑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

國家不忍坐視夫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于此固無所吝然饑民百萬安坐飽食而于公私無毫髮之補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為若徼于數外有所增加以為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法利害之筭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自通判詢究水利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于近日巡歷

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異于豐歲于是竊歎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永無流離餓莩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矣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者而于內量撥十三侯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歷就雇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

舊則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不為失策

臣按陸田命懸于天水田制由人力故白渠鴻隙見于謠祥然一以為足以澉民而用閒一以為省隄防而決壞則工役之煩興非有所因難與慮始也古者凶則弛公旬正以移民通財不復可用其力而後儒通變其說謂稟食饑貧除老幼廢疾彼丁壯無事坐食理宜有愧如優給其值令修復陂

塘堰瀦是仍以佚道使之救災興利一舉兩得此
熹所為再三陳請者也

以上備凶荒

御定孝經衍義卷三十七